

※作答時請清楚標明題號，未標明題號者將不予計分。

一、解釋下列名詞(每題 2 分，共 10 分)

- (1) Confounding
- (2) Hawthorne effect
- (3) Sampling distribution
- (4) Nuremberg code
- (5)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

二、假設某校社會系各年級(依序一至四年級)學生人數的比例為 26%，25%，25%，24%。據了解各年級中有申請輔系的學生比例分別為 16%，28%，30%，20%。普通心理學課堂上剛好有一名社會系的輔系生，請問這位輔系生是社會系三年級生的機率是多少？(10 分)

三、假設台灣大學社會系碩士班入學考的筆試成績為常態分配，平均分數為 80，標準差為 5，如果只要錄取筆試成績最高的前 2.5%，求最低錄取分數為何？(10 分)

四、用"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"的資料來分析影響收入的因素，得到以下的 SPSS 的結果，請依照所得結果回答問題(每小題 5 分，共 20 分)：

變數定義

GENDER: 1 = 女性 0 = 男性

EDUCAT: 教育年數(年)

TENURE: 工作年資(年)

INCOME: 年收入(千元)

ANOVA ^b					
Model	Sum of Squares	df	Mean Square	F	Sig.
1	Regression	3	23990108.59	241.602	.000 ^a
	Residual	2286	99295.943		
	Total	2289			

a. Predictors: (Constant), GENDER, EDUCAT, TENURE
b. Dependent Variable: INCOME

Coefficients ^a					
Model	Un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		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	t	Sig.
	B	Std. Error	Beta		
1	(Constant)	143.770	23.661	6.076	.000
	TENURE	5.527	.778	.136	.000
	EDUCAT	30.822	1.587	.370	.000
	GENDER	-189.098	13.628	-.261	.000

a. Dependent Variable: INCOME

- (1) 請簡單解釋 ANOVA 表的意義。
 - (2) 如果把 GENDER 這個變數的編碼改成 (1 = 男性, 0 = 女性)，則迴歸模型會產生甚麼變化？
 - (3) 上表中，(constant)的係數(143.77)所代表的意義為何？
- 將 EDUCAT 與 GENDER (1 = 女 0 = 男) 兩變數相乘得到一新的變數 (EDUC.GEN)，將此變數加入迴歸模型中得到新的結果如下表：

見背面

Model	Coefficients a			t	Sig.
	Un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		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		
	B	Std. Error	Beta		
1	(Constant)	90.923	30.222	3.009	.003
	TENURE	5.686	.779	.140	.000
	EDUCAT	26.817	2.133	.322	.000
	GENDER	-98.603	35.025	-.136	.005
	EDUC.GEN	8.629	3.077	.149	.005

a. Dependent Variable: INCOME

- (4) 請解釋EDUC.GEN這個變數在模型中所呈現的意義？

五、質性研究經常遭遇以下三種質疑，請對此逐一進行討論：

- (a) 抽樣不具代表性？(10分)
 (b) 分析不夠客觀，易流於個人主觀及價值判斷？(10分)
 (c) 難以準確判定因果關係？(10分)

六、小說家村上春樹曾對東京地鐵沙林毒氣事件受害者(共計62位接受採訪)，進行了為期一年的訪談，並以《Underground》為書名出版。請閱讀該書序言中的一段作者自述，並以社會研究者的觀點，討論如此訪談設定的優缺點。(20分)

在採訪時筆者首先提出的問題，是各個受採訪者的個人背景。在什麼地方出生，如何長大，有什麼興趣，從事什麼樣的工作，和什麼樣的家庭成員一起生活——這些事情。尤其對工作問得相當詳細。像這樣採訪揪出許多時間和部分在被採訪者的個人背景上，是想讓每一位「被訪者」的容貌細部都盡可能更明確真實地浮現出來。因為我不想讓每個活生生在那裡的肉身的人，只成為「沒有臉的許多被訪者中的一個。

(one of them)」而敷衍了事。或許因為身為職業作家也有關係，我對「總合性的、概念性的」資訊這東西不太感興趣。而只對每一個人具體的——不可能（難以）交換的——存在方式感到興趣。因此當我面對被採訪者時，在有限的兩小時左右之間便集中精神試著努力更深入具體地去了解「這個人是什麼樣的人」，並希望依照原樣傳達給讀者，努力以這個基準化為文章。雖然實際上有很多是因為被採訪者的特殊內情而無法化為活字的。

我之所以採取這樣的態度採訪，是因為「加害者」「奧姆關係者」「每一個人的相貌和人物介紹(profile)都經由大眾傳播媒體的採訪而連細部都明確顯示出來，以一種魅惑性的資訊或故事向世間廣泛地傳播了」，而相對地另一方面對處理「被訪者」「一般市民」的人物介紹(profile)，卻僅是一個標子定型了似的。其中所有的情況幾乎都只是在扮演被賦予的角色〔路人A〕，極少提供人們會想要側耳傾聽的故事。而且那些少數的故事，也是以被定型化的文脈述說。

或許那是因為一般大眾傳播媒體的文脈，是想將那些被訪者以「受傷害的無辜一般市民」的形象確實地固定下來吧。如果要進一步說的話，就是那些被訪者沒有真實的臉，文脈比較容易展開。而且由於「沒有臉的健全市民」對「有臉的惡黨們」這種古典對比，畫面就容易畫得多了。

可能的話，我想盡可能打破這樣的固定公式。因為照理說那天早晨，搭地下鐵的每一位乘客，應該都各有臉、有生活、有人生、有家人、有歡喜、有煩惱、有戲劇、有矛盾和左右為難，也應該有結合這些形式的故事才對。不可能沒有。換句話說因為那也就是你，而且也就是我。

所以，我首先就比什麼都更想知道他／她的人格。不管那能，或不能化為具體的文章。

— 020 —
地下鐵事件

就這樣在問過了個人的訊息之後，才把話題移到事件當天的事。當然不用說這才進入本題。我側耳傾聽他們的話，提出問題。

「那對您來說是什麼樣的一天呢？」

「您在那裡看見了什麼，體驗了什麼，感覺到了什麼？」

（並依情況的不同）「您從這次的事件受到什麼樣（肉體上・精神上）的痛苦？」

「那痛苦後來也還繼續嗎？」